

外国优秀畅销小说文库

[美]克里斯·克诺夫 著 张慧云 译

欲罢不能

一位被《图书馆杂志》誉为「具有现代感的犯罪小说作家」
一本被《纽约时报》誉为「令人爱不释手、欲罢不能的惊悚片」

ARCTIC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外国优秀畅销小说文库

欲罢不能 Hard Stop

克诺夫 著 张慧云 译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欲罢不能 / (美) 克里斯·克诺夫著; 张慧云译.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10

(外国优秀畅销小说文库·克里斯·克诺夫侦探小说系列)

书名原文: Hard Stop

ISBN 978-7-5396-3438-8

I.①欲… II.①克… ②张… III.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4282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 1209721

Copyright © 2009 by Chris Knopf

Copyright Licensed by The Permanent Press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出版人: 唐 伽

责任编辑: 沈喜阳

装帧设计: 张兆忻 丁 明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合肥义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3355286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6.75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致 谢

感谢妻子玛丽·法瑞尔的理解及其给予我的不可或缺的帮助。感谢优秀的编辑、出版商马蒂和朱迪·谢帕德,他们很了不起。同时还要感谢加拿大兰登书屋的马丽恩·加纳及其同事安妮·科林斯,她们使“如今世界不再有伟大编辑”的传言变成了谎言。

两位亲爱的读者兰迪·卡斯特罗和肖恩·克洛宁推动了本书的顺利出版,功不可没;尤其要感谢肖恩,他对毁灭人类的致命性武器做了说明。另外鲍比·未乐曼让我见识了金融狂热分子;还有里奇·厄尔、辛迪·考特尼和诺曼·布洛克,他们为我提供了法律指导。(注意,上述一切都跟小说有关。)

要特别感谢安妮-玛丽·瑞基希在后勤方面的出色工作,还有我在明茨 & 呼克的合作伙伴比尔·菲尔德和罗恩·佩瑞恩,感谢他们的慷慨支持及在电台上为我所做的宣传。

海蒂·拉马尔和劳伦斯·威利斯帮我弄清了稳固的数据流量和笔记本电脑能做及不能做之事。苏珊·阿尔奎斯特继续密切关注写作细节。我弟弟怀特采用了兰迪·卡斯特罗的妙计,帮我整理了小说中的西班牙语。佩奇·戈特尔负责处理书中的鄙俗法语表达,因此,如果你被冒犯了,去找她算账吧。

第一章

我一点儿都不喜欢那辆又大、又蠢、又丑的越野车。它的样子让我讨厌——全身漆黑，带有齿状的金色保险杠。它的车窗也令我厌恶——玻璃着了色，几乎不透明。最可恶的是它停的不是地方——离我家仅半个街区之遥。

我曾见那辆车在南安普顿村周围兜圈儿，真是蠢得别具一格；还曾见它出现在萨格港的主街和蒙托克公路上。事实上，它阴魂不散，搞得我不胜其烦。

现在那辆车停在一家房前的草坪上，而那个租住此屋的人——一个吹毛求疵者——是绝不会这样泊车的。他仍然待在位于西奈山的城里，因患某种重病正在接受治疗，这使他错过了整整一季在安普顿度假的机会，即使他已为此付了钱。

约晚上九点，我刚从朋友保尔·霍吉斯开在萨格港的小渔馆和他一起吃完饭回来，把旧庞蒂亚克车停在越野车后面，占了那位病邻的车道。和我同住的一条名叫伊迪的杂种狗跳上司机座位，想跟我下车。我要它坐下，乖乖待着，这些话它能听懂，但也只是姑妄听之。

我向自己的别墅走去，一直走到能看清侧门上的灯光了——这盏灯本来就该亮着，还能看到屋内的灯，是灭的。从屋后绕至房子另侧，经另一道大门上到面向小匹克尼克湾的纱门遮蔽的门廊。从这儿可以看到有一间卧室的灯没关，这绝非我的疏忽。父亲一向不许如此挥霍用电。过去他是这座屋子的主人时我没质疑过他的家规，如今虽然他已去世很久，我依然遵守。

我看到了另一线移动的光，是手电筒射在厨房墙上的。从房子一侧经由一间小食品室可以到厨房去。这条路线不错，因为它就在近旁，从这儿

过去我可以拿到那根 0.75 英寸的哈蒙·基里布鲁牌的棒球棒。它就在门边放着，平时我用它把网球打给伊迪，这家伙会从草坪上将球捡回，或是越过防波堤，一直追到靠近海湾的砾石沙滩上。

也许我该花点时间谋出更好的对策，但我的肾上腺已打开了闸门，冲毁了我操控局面的判断力，一切都由着坏脾气来指挥了。这也正是人们如何应对诸如午夜入侵之类的事情时手拿儿童球棒，脑子里想着的一个简单问题：

“见鬼，怎么回事？”

我已身处食品室了，看到厨房的灯光一闪即灭，我跳向远处那面墙上的电灯开关，但还未够到，一个黑糊糊的大块头就扑了过来。

我们向后倒了下去。在砸到地面之前，我挣扎着不让那家伙直接压在我身上，虽然这并未完全解决问题，但总算没让他挥出的狠拳给我造成严重伤害。终于从他身下挣脱出来、挺直身体了，我需要空间施展拳脚，保护头部——这是我最为脆弱之处。

匆忙站起时，我丢掉了球棒，又险些失去平衡，踉踉跄跄地跌向了厨房。这使我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可真是巧了。

那家伙又向我扑来，头低着，如同后卫要突破防线击球入洞一样。我横步闪开，冲那个模糊的黑影急速使出一记上勾拳，重重打在他身上，使其陡然挺直了身子，跌跌撞撞地向后栽到墙上。不等他重整势头，我又冲其头部各处揍了几拳。他虽比我块头大，但不如我灵活，也不及我善战——至少就拳头功夫来说。不过，当他拔出手枪时我就不这么肯定了。

起居室透进的光线足以使人看清这把黑色自动枪，扣动扳机无须一秒，说时迟那时快，我抓住枪管将它推向天花板。枪响了，声音震耳欲聋，可还是没能淹没我一惊之下吼出的一串脏话。我右手抓住发烫的枪管，用左手连续狠击那家伙的脸。

趁他的枪持得松了，我将它夺了过来，插到牛仔褲的后腰带上，同时，左手仍在继续出击，这似乎产生了效果。枪插好后我改用右手进攻，左前

臂成了抵挡他颤颤巍巍反击的盾牌。

我老得已称不上是多么强大的拳击手了，但那晚我斗志昂扬。那家伙双手抱头，向前栽倒下去，因此，我从上方给了他关键的最后一击，使他重重地摔在地板上。

我屈下膝盖抵在他的双肩骨之间，拿枪顶住他的后脖颈，用食指钩住枪管，这样不至于在我伺机找出来者是谁、意欲如何之前误杀了他。

“操！”他骂道。

我打开滑膛，退出里面的子弹，装上另外一颗。保险起见嘛。

“还打吗？”我问道。

“你不会朝我开枪的。”他对着地面咕哝了一声。

“你说得对。”我把枪插回到腰带上，揪住头发将他的头拽离地面。然后双手摸过去，抓住他的气管扼紧。“我要掐死你。”

他又惊又痛，开始胡乱翻腾。我便又勒紧了点儿。

“除非你想谈谈。”我说。

他发出仿佛“好”的咕噜咕噜声，于是我松开他的喉咙，起身打开厨房的灯，从食品室取回球棒。这个黑衣人手脚并用地撑起身来，只是还没撑得太稳。我用脚轻轻一踢，他就又倒回到了地板上，身子也翻了过去，如此一来，他的样子显得更为清楚了。我费力地透过他脸上的血污察看。

即使双下巴会使人显老，此人看来也未到四十。长着一副白面孔，头发乌黑，小鼻子朝上翻着——或许正是近日的事件把它搞成这个样子的吧。他上穿黑色高领衫，下着黑裤黑鞋，双眼凹陷，挨得很近。他咳着，尽力调匀气息。

“把钱包从裤子里拿出来放到地上。”我命令道。

他磨蹭了一会儿，但还是照做了。我将钱包踢到他够不着的地方，捡了起来。

“欧内斯特·博依·阿克曼。”我读出了由纽约州发放给他的驾照上的

名字。“你竟然叫‘正直’^①？”

“妈妈起的名字，都是她的错。没人那样叫我的。”

钱包里少有他物，只有几张信用卡，外加一点儿现金。没小孩儿照片，也没美国破门入室专业协会的会员卡。

“他们叫你什么？”

“欧·博。”

“好吧，欧内斯特，你要老实交代你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要么用球棍打得你半死不活，要么只是心里这样想想，不会付诸行动。你先选择什么都行。”

他似乎犹疑不决，我便轻击了一下他的头，以使事情有所进展。

“哎哟，天哪！”

“这不值一提，只是刚刚开始呢。”

“你不会对我怎样的。”

“我会的。”说着，我又击了他一下，比刚才稍用了点儿力。

“狗屎。好吧，我来这儿只是到处看看。”

“当然。你刚才为什么不这么说？”

我又打他，他用手护住脸。

“好吧，好吧。我来搜罗一些乱七八糟的材料，能用来对付你。”

“哦？”

“我不知道。毒品、非法枪支、现金、和美洲鸵睡觉的照片，诸如此类吧。”

“我甚至从未和这样的家伙约会过。”我说。

“你不做脏事，伙计。竟然连电脑都没有。”

“很抱歉让你失望了。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来这儿。”

“我不知道。我的任务只是搞到所需要的材料，至于原因则要是由别人

① 原文中这个名字是 Honest Boy Ackerman，而 Honest 本有“正直的，诚实的”之意。

来解释了。”

“射杀我也是你的任务之一吗？”

“我并没想射杀你，是枪走火了。你知道不该那样夺枪的。”

“那么谁雇你来搜罗肮脏材料的呢？”

“我要是说了就再也干不了活儿啦。”

“你还是说了的好，否则你就会傻呵呵地把口水流在自己身上，并且下半生拉屎都只能拉在袋子里。”

我蹲下身，再次扼住他的喉头，将其额头往地上撞，以防他已忘记了这种滋味。他愤愤地点点头，我放开了手。

“你是个冷酷的杂种。”他哑声说。

“生来如此。”

“我为联全球公司做安保工作，专门听命于董事会主席乔治·多诺凡。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按他说的去做，就是这样。”

我一屁股坐了下来，就像阿克曼打了我一拳似的。联全球即联合全球能源公司的简称，是我的老东家，二十年职业生涯唯一的东家。它由乔治·多诺凡管理，这家伙确保了我的全部所得只是二十年光阴。

乔·苏利文本可以派巡警威尔·厄尔文来的，他自苏利文升职到南安普顿调查署后就接管了北海区域的巡逻线路。不过，这事儿太有意思了，不能轻易放过，再说，苏利文是我的朋友。

在厨房等候时，阿克曼除了不断抱怨他的职业生涯行将结束之外，已没什么可说的了。我打包票他会数罪并罚，这更搞糟了他的情绪。

“用球棒打我你能得到什么好处？”他问。

“运动。”

苏利文成为侦探后不愿脱下制服，于是他便自己设计了一套新的：暗无光彩的橄榄色T恤衫，迷彩裤塞在一双钢料饰口的靴子里。牛脖子上

套着个官方证件，肩带上还佩把无管制 S&W 627 型左轮枪。他高约六英尺，金发理成平头，举重运动员般的身体上还额外坠着 50 磅赘肉。他很少从枪套里拔出那把名叫史密斯的枪。

苏利文一进门，我就从阿克曼的呻吟声中判断出来，他的装扮给人造成了恰如其分的印象。

“嘿，萨姆，”苏利文问，“找到什么了没有？”

我把阿克曼的钱包扔给他。

“谁说现在正直人难找？”苏利文看阿克曼证件时我这样说道。

我让他先保留自己的问题，赶紧把伊迪从庞蒂亚克车里放了出来。它看到我很高兴，跑到最近的一棵树下后更是兴奋。

“对不起啦，伙计。我被打劫了。”

苏利文的烈马车驶来时伊迪已看到了，此时便飞跑到屋里和他打招呼。等我赶到后，它已被介绍给地板上躺着的那个白痴了。

“来点儿咖啡？”我问苏利文。“你要吗，欧·博？”

我准备咖啡时，苏利文把阿克曼拉了起来，让他坐到厨房的椅子上。接着他又从卫生间拿来毛巾擦掉血迹，并把损失也估算了一下。

“我最好把他送到医院去，”苏利文说，“他的嘴唇需要进行缝合。”

“要是这么做，你能禁止他和任何人都不说话吗？”我问。

“还是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吧。”

我讲述了自己知道的全部情况，包括阿克曼的雇主，即我前任老板的名字。

“天哪，”苏利文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不知道。我已多年没和那家伙说过话了，和他的公司也没什么瓜葛。他这样做绝对说不通啊。”

苏利文走过去注视着阿克曼，后者不由自主地缩到了椅子上。

“我想我们控告这个猪头武士后就会发现事情原委。”

“咱俩可以私下谈谈吗？”

苏利文的神情果不出我所料。轻拍了一下阿克曼示意他到暖气管那儿去，他便随我来到外面。

“我不喜欢这样。”他说。

“我必须得提起诉讼，别无选择，是吗？”

“就算是吧。破门入室案是相当严重的。晚上拿着枪跑到人家家里攻击房主，真是臭屎。”

“我知道情况将会怎样。多诺凡是个很危险的家伙，阿克曼的供诉所造成的最坏结果是招致坚决抵赖，从而造成小小的尴尬局面。要是你现在的拘捕他，我们会连已有的全部砝码都失掉的。”

“你说什么呢？”

“我要你把他送到医院缝合一下。别让他靠近电话或同任何人说话，然后想法瞎耗点儿时间，再随便把他丢在某个地方。给我八个小时，我会给你打电话说清我想干什么的。”

“你想干什么？那可不行不通。”

苏利文是个奉公守法的警察。照章办事倒还罢了，更有甚者是他喜欢这样。这并非是他自诩正直，而是本性如此。对他来说，适当的程序乃神圣之教义。

然而，因为他欠了我厚厚一本账，我俩都明白，不管多么危及他的事业，他都会尽力照我要求的去做。同时，我俩也都清楚他那项事业里有我的几分付出。

“情况不同往常，”我说，“因为我在这儿，这家伙才来这儿。除了我，别的任何人都不是目标。”

“这个说法不错。”

“给我时间做点儿什么吧，我要想清怎样应对这事儿。”

“我也许不赞同你想出的主意。”

“明白。由你决定。我只需要一点回旋余地。”

苏利文把手抹在屁股上，脸上写满疑虑。

“你要回旋余地做什么？”他问道，然后突然举起双手，“算啦。我不想知道。”

“你不会算了。”

他让步了。不过，我能看到他的眼睛里满含警告——别把事情弄糟了。

苏利文从厨房带出阿克曼，粗暴地将其往那辆破烈马车边推，边走他边背起了米兰达规则^①。他没提到在这些广受推崇的权利兑现之前阿克曼就会消失到某个洞里。不过，苏利文还是煞有介事地——其实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真心实意的——说出了那些法律条款。

我喝完了咖啡，觉得是换杯加冰的瑞典伏特加端到隔壁的阿曼达·安瑟尔玛之处的的时候了。我外出时需要她照顾伊迪，还想给她通报一下情况，这都要靠酒这提神剂去完成任务。想看看完全信任他人会是什么感觉，近来我俩一直致力于此。可俩人谁都不太擅长这个。

阿曼达在门口迎我，穿着我最喜欢的白色薄衣。她浓密的赤褐色头发扎到脑后，这个时节被晒成了深红褐色，和她炯炯有神的绿色眸子形成了更为鲜明的对比。

“我正要淋浴呢。”她说，“介意一起来吗？”

令她意料不到的是，我要求先不要洗澡。反之，我开始详细地告诉她今晚发生的事，还说了我的顺藤摸瓜计划会冒的最大危险。我讲话时，她一边抓住我的胳膊在我身上乱摸，一边盯着我的眼睛，想找出我深受伤害的痕迹。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完整地向她坦白事情，果不出所料，进行得相当

① 米兰达规则(Miranda Rule)：即确立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和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主要内容是：“你有权保持沉默，现在你所说的每句话都可能在审判中用作不利于你的证据。你有权请律师在讯问时到场，若无力聘请，可以为你指派。”

顺利。

“这让我很不高兴，”她说，“你得去医院。”

“我还好。没发生什么坏事。”

比起累累伤痕，年龄对一个老拳击手来说倒是次要问题。我承受了太多的伤痛，这意味着我的余生得这样度过：行走于断崖边上，离精神崩溃的深渊仅一步之遥。这还只是假定脑袋上不会再挨枪子儿了。我对阿曼达做过很多承诺，如果我完全占据主动地位，做个承诺还不是轻而易举之事，我向她指出过这点。

“你本来可以不必回家，”她说，“报警就行了。现在你和常人一样有自己的手机了。”

每当和所爱的人发生争执时，我通常会遵守一个原则——不和他们吵。一旦发现会有真正的冲突，我就勇敢地认输，或者是转身走开，如果我真有勇气的话。

我决定将两种办法都用上。

“你是对的，我还不够成熟。能借用你的奥迪吗？”

她看似难以置信，这种神情比生气更让我喜欢。

“我刚买回来两星期，几乎还没怎么开过。”

“正因为这样，它才需要上路跑跑。不骗你，我爸爸是个机修工。”

“你爸爸买了辆可笑的庞蒂亚克。他对于可爱的小旅行车又会了解多少？”

“我的庞蒂亚克归你了。开着它你看起来棒极了。”

“你还没告诉我你要做什么。”她说。

“穿好衣服，往车里扔点东西，十分钟后上路。伊迪在霍吉斯那里吃过了，今晚让它和你待在一起，要确保它安全无事。威尔·厄尔文在附近溜达时会留意家里的东西的。”

我从门边的小环上抓过钥匙，抱住她的腰。她两手放在我胸上往后推，双眼看着我，气恼和顺服交织在一起。

“总有一天你也许会学会相信我。”她说，“你会知道我承受得了真相”

想赶紧脱身时，不要去理会重大的两性关系问题，我的破脑瓜对于这点还是十分清楚的。于是，我仅是草草地、作秀似的吻了下她的嘴唇就滚开了。

正如刚才所说，我十分钟后就向西行驶在日出大道上了。把阿曼达那辆小车的六个挡位都演练了一下，前后上下移动时都觉得颇为顺滑。要不是和阿曼达的谈话令我不太舒服，这辆车会更讨我喜欢的。我深埋起来的大部分历史不期然地重现，搞得我思维混乱，猜来想去，难以安宁。若不是如此，阿曼达的话该使我烦心不已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我那天晚上的第三次发问，结果还是没理出任何头绪。于是，我便全神贯注于我唯一确知的事情上了。

乔治·多诺凡需要做个解释。

第二章

从位于斯塔福的家驾车去白平原的办公室上班途中，我曾从格林威治穿行而过。每次经过米里特公园路旁边的格林威治班车停车场，我总会想起乔治·多诺凡的家，它就坐落在山上，安居于人们所说的“大门社区”之内。这里并没有真正的门，只是经常空着的一些小屋，然而，有时屋内会有人，你得报出自己的和要拜访之人的名字才能通行。班车停车场之所以会使我想起乔治的家，是因为这里有一条小路通往山上，它绕过了大门口的小屋，证明了此处的设施更多考虑的是身份地位而非安全。

在乔治公司工作时我至少去过多诺凡家六次。对我的前妻艾碧而言，这可以成为趾高气扬的理由。她认为这是我将在公司获升的明白无误之信号。走入宏伟的石灰石大厦的门厅，她会深吸一口气，凝神注视，好似要说：“再过几年，这些都会归我所有。”

恰恰相反，她得到的是巨大的失落，至少在事情进行中失去了我。

我驶入停车场时已近午夜。直至这么晚了还有很多银色或灰色的进口车停在那儿，淹没了阿曼达的奥迪。这些车正在等待主人从泽西城或者吉隆坡归来。

我先聪明地穿上了一套伪装——蓝色便装上衣，常春藤联合会的领带，蓝色牛津棉布衬衣，还有挺括的咔叽布裤子。接着往一个皮包里塞满了各种工具以及电修器材，然后便顺路而上。

即使三小时前冲决而出的肾上腺素仍在神经系统蠢蠢欲动，这会儿我却顾虑重重。最担心的是多诺凡夫人。这周过去了一半，劳动节刚刚结束，或许她仍待在蒙托克的房子里沉浸于假期之中。我真希望这样，因为

她会把狗带在身边，这样就帮我消除了一个讨厌的隐患。

我顺着主干道蜿蜒而上，尽力装出某个工业巨人正做晚间散步的样子，心下希望那个装满夜盗工具的背包隐形不见。

乔治有条长约四分之一英里的车道，埋在地上的聚光灯照亮了头上枝丫缠结的悬铃木。我选了条平行路线，躲在阴影里穿过了草坪。

房子到了，我绕至后面找到一扇地下室窗户，卸掉背包，盘腿坐下倾听。只听到林子里的虫鸣，还有从米里特公园路传来的汽车“嗖嗖”而过的单调声音。

我戴上一双外科手套，然后拿出玻璃切割机，将窗框当成水平边，开始在玻璃上切来切去。固定的重复性动作简直把我烦死了，但我一直忍着，直到在玻璃上划出深痕。接着，用一块纸巾抹掉上面的全部东西，我将两坨水管工用的涂料粘到窗户中央，再把镀锌螺丝拧入涂料之中以供抓握，接下来我的拳头变成了一把锤子，轻轻地在玻璃上敲击，直至它在内部裂开。我转动洞里的玻璃，将它拿了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到地上。

然后我坐下来又听了几分钟虫鸣和车响。没有尖利的警报声和警笛声。

我用一个微型玛格莱特手电筒查看窗户。果不出所料，窗框上嵌着一个报警传感器，这是一种磁性装置，推拉窗被打开后，线路断掉，就会警铃大作。而我是无须去动不碍事的玻璃的。

把一根绳子绑到包带上，我拖着背包颤颤巍巍地爬过玻璃洞口，落到地面。借着玛格莱特手电的亮光寻找电力仪表盘，结果在炉边发现了它。正如我所料，安全系统控制装置就装在嵌于窗框边的一个上锁的盒子里。

撬锁花去了我几分钟时间。本来我可以干得更快点儿，但是担心会发出声音。我擅长撬锁，这项技术在我还是少年窃车贼时帮了大忙。说窃车不如说是借车，我喜欢这样想，因为我总是把那些车物归原主。

盒子里五颜六色的电线乱糟糟的，不过我知道每根线的用途。在斯塔福住时我曾在家里装过这样的系统，眼前的这个看起来并没太大不同。

还没触碰盒子里的任何东西，我看到电话线从一根插到水泥地面下的管道里露出头来，便先用一截金属线割断了它。再次等着警铃大作，但什么都没发生。我挑出连接房子内外警报器的电线，一一剪断。还是什么都没发生。我另外又把那根 120 伏的电线和系统的备用电池分开了。

现在这所房子是又聋又瞎又哑。

我经地下室的楼梯来到厨房，这里被咖啡壶、烤箱、微波炉之类器具的二极管映得发亮。我扫了一下天花板的角落，结果发现两个移动探测器——没发出红色闪光。我继续前进，寻找去二楼的楼梯。

好像是纳桑尼尔·霍桑或赞恩·格瑞这样写过，说印第安人懂得不可能有绝对的寂静，所以他们就随机改变行动方式，模仿周围环境的声音，将自己融入进去。也许他们不必应对嘎吱作响的地板声，或中央空调发出的嗡嗡、嗖嗖声。

经过长时间的神经折磨，我最终找到了乔治·多诺凡的卧室。真是谢天谢地，多诺凡夫人不在。更妙的是多诺凡先生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打起鼾来就像未经润滑的链锯。

我迈出最后几步，站到了他的床边。轻轻打开小玛格莱特，把它放到我的嘴里，然后我就跳到床上，两膝分开压住了这位联合全球能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他倏地睁开了双眼。

“你好，乔治。”我将手电筒从嘴里拿出来，说道。

他脸上现出既恐惧又困惑的神情。

“这算什么？”

“警察称之为家庭入侵。很不安，是吧？”

“我不明白。”他说，想要争取时间使自己的各个官能归位。

我所担心的事情之一是把多诺凡吓出心脏病来。他年近七十，看似健康，实则不是。借着手电筒的光亮，看他变得坚强起来，我就不再担心了。

“你是谁？”他问。

“你不记得了？”